校園風景 盧瑋鑾

進了中大,千萬不要錯過八仙霧鎖,吐露朝暉,更不能因趕考試忘了校園杜鵑的匆匆開落,還有春來不要忽略聯合那幾樹白梅。校園風景,人人記取不同。你在看風景,也構成了風景。莫失莫忘。

我是中文大學第一屆畢業生,沒在中大現址上過課。我在中文大學工作了二十二年,倒看了校園二十二年風景。

中大校園很大,山上山下,我不懂開車,靠雙腿走路,二十二年,沒走過的地方很多。上課、辦公、開會、用餐等等活動,來來去去,也不外幾個地點,正因如此,儘管風景變化大,感情仍然很凝聚。

中大型體一統,卻又分成四個院校,某些組織工序,每院校各有自成一格的 處理方案,例如我入職那年,剛巧崇基書院教席有空缺,我就隸屬崇基了,於是, 常有機會到禮拜堂去參加周會。

難忘百萬大道坐滿師生那個下午

那座禮拜堂,取景設計實在很見心思。堂裏正前方、是個巨大的十字架,十字架後,是由堂頂至底的巨大玻璃。周會開始前,白色幃幔遮蔽着玻璃,天光透過幃幔悠悠地照拂着座中眾人。快散會時,幃幔徐徐拉開,通過玻璃,正可看到馬鞍山與藍天白雲。我不是基督徒,坐在裏頭,卻自然充滿上達天聽的感覺。每一次,我抬起頭,看見山影天輝,滿心都有受到天恩祝福的喜悅。

我的辦公室在中部。圖書館、朱銘的巨型彫塑、百萬大道、文物館,構成一道主體風景,也是我流連最多的地方。

由圖書館門前,走向朱銘的「門」,一看就把百萬大道看到底,給人穩重正當的印象。學生許多宣傳、諮詢、交流活動,都在「門」前舉行。每見烈日當空,學生組織的工作人員、應邀嘉賓,坐在臨時講台上講話,而聽眾少得可憐,過路人的笑聲話語又往往太響時,我就很難過。當然,我不會忘記百萬大道坐滿了師生的那一個中午。那一年,反對四改三的運動正如火如荼,學生聚坐在百萬大道上,為大學爭取合理權益,我也坐在當中,沒喊口號,沉默地注視着那些年輕面孔,這是我有生以來,第一次參加那麼龐大的群眾集會,第一次覺得自己必須表示立場,和群眾在一起,提出合理的要求。一個學生發現了我,神情有點驚訝,定睛望着我,輕聲說:「盧老師,您也來了?」我明白她訝異問話背後的含意。

大概當年我給學生的印象是固執、保守,守規矩的四方木頭,絕不可能成為抗爭的一份子。的確,連我自己也曾驚訝這一行動,在香港的教育程式中,從沒有教過我什麼據理力爭,只教會我規行矩步,我不敢站在人群中。可是,四改三,明明白白對大學教育不利,不表反對,實在不負責任。中大百萬大道上,我曾在學生群中,標誌着我開始成熟。

與學生坐草地談文說藝

上課地點多在山頂,聯合書院的課室用得最多,退休前兩年,開的大課都在新亞。兩座性格各異的水塔,常常垂着彩色條幅,宣示聯合或新亞正舉行什麼慶 典或活動。至於它們原來是一男一女的身世,倒是學生興味極高地告訴我的。

我最愛胡忠圖書館前的一大片草地。這片草地,四季各具姿態。每逢上早課,我一定提早半小時上山,在草地上散步,讓凝在草尖的露水霑濕我的褲管,或蹲下來細看螞蟻遊行,這是好的一天開始。貼近鄭棟材樓的一株細葉榕最雍容。有一年,我陪中國園林名家陳從周先生逛中大,他說,從草地遠望這株樹,景緻很好。給園林名家一讚,我為中大這株樹高興了很久。上創作班課,春秋佳日,我總有一、兩節課,與學生圍坐草地上,談文說藝。只是近幾年,我的膝蓋疼痛,坐了半天,要站起來不容易,得要學生兩邊攙扶,形相有點滑稽,我對學生說:「坐草地聊天,很浪漫,但應趁年輕。」這片好可愛的草地,最後它都失守了,多加了人工修飾,都市人不懂珍惜天底下難得的一片自然綠意。

聯合伯利衡宿舍旁有一條小徑,不長卻幽雅,我喜從這小路漫步到新亞。

還未到上課時間,憑欄可眺望吐露港,這個港灣、沿岸的公路、鐵路,多少年,挪移變化,盡在目中。許多感人故事發生了,又給遺忘了,恐怕只有故事中人刻骨銘心。偶爾,我會坐在新亞廣場的台階上,跟也早來的學生聊天。坐的位置背後,圍牆上剛巧刻的是六十年代畢業生姓名,我一一細認,重回農圃道的歲月,水塔下風聲鳥鳴,遙遠而朦朧。錢穆圖書館藏中文書,理所當然,但我進去的機會不多。提起錢先生,我不能忘記雲起軒的聚會,更忘不了邵逸夫堂裏,他與朱光潛先生的台上相見一幕。雲起軒,老少校友恭恭敬敬上前拜謁老師,老師眼睛已經看不見了。邵逸夫堂,大劫餘生、一臉倉皇的朱先生跟神采燦然的錢老師站在一起,歷史正在有力地下判語。

我常告訴學生,特別是一年級新生,進了中大,千萬不要錯過八仙霧鎖,吐露朝暉,更不能因趕考試忘了校園杜鵑的匆匆開落,還有春來不要忽略聯合那幾樹白梅。

校園風景,人人記取不同。你在看風景,也構成了風景。莫失莫忘。

出處:

盧瑋鑾:〈校園風景〉,載於《信報財經月刊》總第318期,第27卷6期,2003年9月號,頁10-12。

作者簡介:

盧瑋鑾(1939-),筆名小思、明川、盧楓等。原籍廣東番禺,生於香港。196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,其後獲取羅富國師範學院教育文憑、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位。曾任多所中學的中文教師,1973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文學研究員,1978年起於香港大學任教,先後任導師、講師、教授及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等職,2002年退休後仍在中大中文系從事研究工作。盧瑋鑾的散文有扎實的文學功底,尤其擅長寫文字漂亮乾淨的短小美文,語言風格雖以綿密深沉為主,但不獨沾一味,諳熟各種不同的寫法。1980年起,她潛心挖掘和整理中國現代作家在香港的創作與活動資料。著作計有《路上談》、《日影行》、《承教小記》、《三人行》等散文集,另編著《香港的憂鬱》、《香港早期新文學作品選》等。

盧瑋鑾於中大工作二十二年,〈校園風景〉記述中大百萬大道及聯合書院的風景,及作者在這兩個場所留下的回憶。文章於《信報財經月刊》2003 年 9 月號刊出。